

增修東萊書說

三



增修東萊書說

(三)

時灝修定

增修東萊書說卷十五

泰誓中第二

周書

上篇言友邦冢君御事庶士。先諸侯而後西土之人。所以明尊卑之分。至中下篇先及西土者。立法自近始也。當時八百國諸侯雖以義從。三令五申之際。尙視諸侯爲友邦。未敢以軍法例約束也。惟戊午。王次于河朔。羣后以師畢會。王乃徇師而誓曰。嗚呼。西土有衆。咸聽朕言。

武王已渡孟津。次于河朔。而與西土之人立約束也。伐紂之時。八百國諸侯。以至庸蜀羌髳微盧彭濮。莫不畢會。何以獨指西土有衆。蓋諸侯雖以義從。未敢卽行約束。遽有君之之意。故自西土之衆而誓之。至下篇言西土君子。亦見武王之不敢自尊也。

我聞吉人爲善。惟日不足。凶人爲不善。亦惟日不足。

聖賢之言。未嘗不精微。當朝廷則爲詔誥。當祭祀則爲祝冊。當用師則爲誓命。矢口成言。無非此理。武王誓師。及夫工夫之精微者。其所發一也。人心本不息。如天之行健。在用之善與不善耳。用之爲善。此心固惟日不足。用之爲不善。此心亦惟日不足。知可欲之爲善。故思日孜孜。凶人戕賊其良心。善端或幾乎熄矣。猶雞鳴而起。孜孜爲利。其孰使之然哉。深以見此理本未嘗息。人誤用其心耳。武王亦嘆紂之不足本是一理。惜也不用之於善歟。故曰。道不可須臾離。可離非道也。

今商王受力行無度。

力行者行之有力也。

播棄犂老呢比罪人。

犂老所當親近者。反播棄之。罪人所當斥絕者。乃昵比之。好惡遠近俱相反者。紂之心相近與不相近故也。犂老者。元臣故老。有羞惡之心。望望然去之。如微子去之。是也。罪人者。天下之逋逃。紂爲之主。萃淵藪。如水之流渥。火之就燥也。

淫酗肆虐。臣下化之。

人之陷於爲惡。而善端猶存。則惡力尙淺。不至於肆。惟私欲叢長。若火燎于原。故肆而莫知所禁。君者。民之樞紐。君然。則臣下化之必然矣。此與惟臣欽若。惟民從乂不同。

朋家作仇。脅權相滅。無辜籲天。穢德彰聞。

此見小人無黨甚明。蓋公則一致。私則萬殊。君子以道義相期。所以越宇宙而同心。小人本無公心。朋聚則相妬而作仇。至於脅權以相賊害。然小人自相仇滅。何以至於無辜籲天。穢德彰聞。蓋小人既以私而相害。則無所復顧。必至流毒及民。故無辜者呼天也。唐李林甫。楊國忠。初以利相爲用。後亦以利相傾覆。初時不過上面三四小人自如此。其禍卒延及無辜。社稷顛覆。生靈塗炭。人民怨忿之極。無所告愬。是以呼天。大抵爲善至於極。則至治馨香。爲惡至於極。則穢德亦彰聞矣。

惟天惠民。惟辟奉天。有夏桀弗克。若天流毒下國。天乃佑命成湯。降黜夏命。惟受罪浮于桀。剝喪元良。惟者言愛民者。天之本心。奉天者。君之本職。自其源而言也。有夏桀弗克。若天不順天之本心。不盡君之常職也。既不知有天。安知有民。故流毒下國而不恤。天乃佑命成湯。降黜夏命。惟受之罪浮于桀矣。何以驗之。下文列數者是也。元良微子也。微子紂之庶兄。紂既無道。至於剝害其處兄弟之間。可知矣。聖賢論人之惡。多於根本言之。蓋於厚者薄。無所不薄也。賊虐諫輔。謂已有天命。謂敬不足行。謂祭無益。謂暴無傷。

賊虐諫輔者。輔弼大臣之能諫者也。謂已有天命。認爲己有。便見紂之不知天命。天命者。天下至公之理。安可以爲己有乎。本原既如此錯。後都錯了。故做出下面許多事。敬雖天之理。謂是擎蹠曲拳耳。何足行乎。祭雖禮之聚。謂是虛具耳。果何益乎。私己既甚。視民如草芥。自然以暴虐爲無傷。此四句只是一箇道理。只緣根本錯了。大抵既萌己有之心。則出辭舉足。無非私意。學者於此。當用克己之工。爲毋我之學。已既無方。知天命之精微也。

厥監惟不遠。在彼夏王。

夏王之監。惟武王見其切近而不遠。若紂則西伯戡黎。紂尙不能知。況三四百年之夏王乎。天其以予乂民。

其者。不敢必之辭也。有以見武王之識天。紂天命絕。人心離。尙責命于天。武王天命已歸。人心已輔。乃

不敢斷然必天之以予乂民。武王造周。蓋在此語也。

朕夢協朕卜。襲于休祥。戎商必克。

武王之夢。非常人之夢。武王之卜。非常人之卜。心與天地通。合乎幽明。通乎鬼神。見之明的。無一毫不盡。彼此相符。襲于休祥。方敢言戎商之必克。亦以見聖人之舉事。其圖維周旋如此其詳也。

受有億兆夷人。離心離德。予有亂臣十人。同心同德。

天尊地卑。其位素定。人君有道。天下一心。以事上。固其宜也。惟紂天命去之。人心離之。夷爲獨夫。雖有億兆之衆。若等夷之人。君之之理已絕。所以離心離德。而武王得以伐之也。何者。臣無伐君之理。使紂爲君。則當以尊卑論。既不謂之君。則當以衆寡論。紂一人之身。雖有彊力。何以當天下離散之心。紂於億兆之中。一人耳。豈能獨存。武王之臣。雖止三千。皆同心同德。無毫釐之間。其與紂臣不相繫屬。各自爲心者不同。此周所以興也。紂之所以亡也。是時也。友邦冢君。西土有衆。微盧彭濮。罔不咸在。武王獨舉十人何邪。蓋十人者。當世之望。經綸開濟之才。去武王不遠。爲天下之耳目。十人心德既同。則友邦冢君以下。皆同可知矣。

雖有周親。不如仁人。

周至也。此天下離合之實理也。當寡助之際。雖骨肉之親。且至於自叛。則親者若親而實疎。當多助之際。惟仁人之心。皆至於感順。則仁人若疎而實親。紂之親非不至也。無道以固之。微子之去。亦不能保。

文武之興。海濱之老。一旦歸之。則仁人反過於親之愛周也。人君本源澄徹。見親與仁之相去。其理誠不在形迹。非謂親果不如仁人也。徒有親之名。則不可倚矣。宗族盛大。交互相錯。無道以屬之。猶路人也。志士仁人。進在朝廷。共興治道。則通天下爲一體。自近及遠。由親及疎。一德一心。豈非親之本乎。

天視自我民視。天聽自我民聽。

天之視聽自於民也。天高高而在上。民至公之視聽。天之聰明也。

百姓有過。在予一人。今朕必往。

百姓向有麗紂之過惡者。今皆屬於我一人。安可不往。武王之自任如此。當時渴者求飲。飢者求食。亂者求治。皆委身於武王。百姓不幸。罹紂禍殃之中。此過之極也。此天命武王端的處。武王上畏天下畏民。自視以爲不得不往。

我武惟揚。侵于之疆。取彼凶殘。我伐用張。于湯有光。

惟揚者。激厲軍士。振作其精神也。當時八百諸侯。與西土之衆。莫不同心。恐其或怠。故曰惟揚。以奮激之。今已侵紂之疆界矣。非多殺也。其所取者不過凶殘。此用兵之本意也。我武惟揚。我伐用張。曰揚曰張。皆暴顯發揚之意。則知武王伐紂之心。可以對越天地。明著暴白。無一毫之歉矣。使武王有一毫愧心。豈敢揚其武。張其伐。精神之發越如此乎。于湯有光。深見聖人之公心。不獨見武王心。又見湯心。武王視湯如一體。不以湯周爲兩家也。以常情觀之。武王伐湯之子孫。覆湯之宗社。謂之湯之讎可也。然

湯之心卽武王之心。武王之事卽湯之事。湯黜夏命。武王伐紂一也。武王能體湯之心。所以見其有光於湯也。學者能體武王揚武伐張之意。則孟子浩然之氣。曾子之大勇。其理明矣。何者。行有或慊於心。則餒。此知反者也。武王何以揚之張之乎。

曷哉夫子。罔或無畏。寧執非敵。

武王伐紂。無一毫之歉。則氣塞乎天地矣。何以復警戒衆士。不可謂無足畏。寧操持我不能敵之心。恐懼憂感。若不能勝者。此勝敵之法也。學者雖通前後兩段看。則此又當涵養其積。伏剛以柔。養明一晦。乃下工夫時也。此正曾子大勇之心。孟子浩然之氣也。

百姓懷懷若崩厥角。

言民害之急也。

嗚呼。乃一德一心。立定厥功。惟克永世。

誓言將畢。復提起一德一心之說。欲其用志不分。以成無疆之業。何者。紂之所以亡。離心離德也。周之所以興。同心同德也。前旣曰惟一心。又曰同心同德。此復曰一德一心。恐人心無常。散失而不知勉也。

泰誓下第三

周書

湯伐桀。止於湯誓一篇。武王伐紂。泰誓乃至三篇。湯伐桀之後。止於湯誥一篇。武王伐紂之後。牧誓武城五誥。非武王之德不如湯。風氣之變也。且伊尹之放太甲。當時無有疑者。至成王之時。周公攝政。管

蔡遂流言。世變之日流如此夫。

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。明誓衆士。王曰。嗚呼。我西土君子。

厥明。巡師而明誓。師行之誓也。巡而誓之。猶提耳而告之也。

天有顯道。厥類惟彰。

天道甚顯。初無容心。但因其類而彰之耳。作善降祥。作不善降殃。類相從也。又非作一善天隨而降之祥。作一不善天隨而降之殃。聲氣相感。祥自從善。殃自從惡。天於其上。司其道而已。顧諟天之明命。湯見天之明也。天有顯道。武王見天之明也。不知天者。見天於恍惚眇茫之中。不可致詰。蓋盡其心則知其性。知其性則知天矣。

今商王受。狎侮五常。荒怠弗敬。

五常者。綱維人心之道也。一有慢心。則爲狎侮。武王推紂之惡。其本原在於狎侮也。夫五常。日用不可缺者。誰能出不由戶。何莫由斯道也。森然在天下。當尊之畏之。心有度。事有則。玩心一生。則滅天理。窮人欲。爲人所不爲矣。太保作旅獒。亦諄諄於狎侮。見狎侮爲衆惡之原也。天下之理對立。有存必有亡。有死必有生。五常者。人特以爲生以爲存者。背其所生。則入於死。失其所存。則入於亡矣。所以狎侮五常者。又原於荒怠弗敬也。

自絕于天。結怨于民。斲朝涉之脛。剖賢人之心。作威殺戮。毒痛四海。崇信姦回。放黜師保。屏棄典刑。囚奴

正士郊社不修。宗廟不享。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。上帝弗順。祝降時喪。

自絕于天。自絕者。天本不絕人。人自絕於天耳。結怨于民。結者言其非一。惡盤結于人心也。斲朝涉之脛。剖賢人之心。紂至此。天理已消盡矣。人所不敢爲者。紂皆爲之。作威殺戮。作者作之有力也。毒痛四海者。其毒遠及於四海也。姦回之人。非所當崇信。紂終日由於小人之路。與姦回之人心同氣協。故崇信之。師保者。不順己而相禁制者。宜其放黜也。典刑者。與己異而相束縛者。宜其屏棄也。正士。箕子也。箕子有愛君之心。又有太師之尊。至於囚而爲奴隸。可見其無忌憚矣。郊。祭天。社。祭地。宗廟。所以報本反始也。紂上不知有天下。不知有地。中不知祖宗。心無所用。惟知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。蓋心旣不用於郊社宗廟。惟恐技之不奇。巧之不淫耳。上帝不順。所謂不順者。天之於人君。猶父之於子。豈有不愛。但人君作惡。與天道旣背。不得而順之也。祝降時喪。祝者。斷也。天用是斷然降是喪亡於紂。逆天者亡也。公羊言子路死。孔子曰。天祝予。何休注。祝。斷也。

爾其孜孜。奉予一人。恭行天罰。

至於臨利害之際。又不得不戒。臨事之時。初心易失。方紂之爲惡。夫人將一心以奉天討。苟當彊敵在前。有畏怯之心。亦是失初心。苟見貨之多。欲有所圖。亦是失初心。見他人獲首虜之多。而肆其殺戮。亦是失初心。三者雖皆無之。苟說是我欲伐紂。亦非初心。當於孜孜二字及恭字觀之。孜孜者。承續而不間也。恭者。收斂而不散也。西土君子與亂臣十人固不至此。而八百國之衆不得不丁寧也。

古人有言曰。撫我則后。虐我則讎。

古人有言。非武王之言也。天尊地卑。君臣定位。若撫我者。卽以之爲后。虐我者。卽以之爲讎。則君臣反覆手之間。可變。古人之言。何謂也。天佑下民。作之君。撫我者。乃爲君之職。虐我者。則於君職反矣。反乎君職。則是讎也。撫與虐爲對。后與讎爲對。古人於君之義。指其對立之理而言之。非於民之義而發也。況撫者后之道。虐者讎之事也。

獨夫受洪惟作威。乃汝世讎。樹德務滋。除惡務本。肆予小子。誕以爾衆士。殄殲乃讎。爾衆士其尙迪果毅。以登乃辟。

紂天命已絕。人心已去。一獨夫耳。方擁虛位。大作其威於民。乃汝之世讎。人君政令。或有不善。以及于民。安可卽讎其君。君。天也。天可讎乎。世讎之言。因獨夫而發也。自古人有言以下。辭旨峻厲。天地之化。陰陽之氣。和則翔之以風。潤之以雨。霏微霽霖。而物無不遂。戾則偃之以疾風。轟之以迅雷。凌厲震動。而物無不肅。聖人。天也。樹德必務其滋長。至於比屋可封之域。除惡只務其本。殄殲渠魁。殄殲乃讎而已。爾衆士其尙迪果毅。以登乃辟。而成其大功。祭祀思敬。軍旅思嚴。衆士當勉進其果毅。殺敵爲果。致果爲毅。果毅者。軍旅之主也。如此。則可以成乃君。

功多有厚賞。不迪有顯戮。以賞罰警衆士也。

嗚呼。惟我文考。若日月之照臨。光于四方。顯于西土。惟我有周。誕受多方。予克受。非予武。惟朕文考無罪。受克予。非朕文考有罪。惟予小子無良。

嘆息而言。我周受命之本也。文王之德。若日月之照臨。光于四方。顯于西土。與堯之光宅天下。舜之重華一也。但文王未嘗中天下而立耳。西土者。所治之地。近而尤顯。光華所自發也。文王之德。既如此。惟我有周。所以大受多方。文王盛德之光華。武王繼之甚難。故常有不自堅之心。文王仰無愧。俯無怍。實有克受之道。若受勝我。非文王德不至。乃我不善繼耳。觀此。可以知武王之毋必毋我也。以武王伐紂。尙以紂對言。予克受。受克予。可謂毋必矣。以文考爲言。不敢歸之於己。可謂毋我矣。苟以爲可必而萌有我之心。卽非天心。非天心。則非天討也。

增修東萊書說卷十六

牧誓第四

周書

武王戎車三百兩。虎賁三百人。與受戰于牧野。作牧誓。牧誓。

武王戎車三百兩。周車乘之數也。虎賁三百人。左右衛士武夫也。如周禮虎賁氏掌先後王以趨者。武王伐紂。八百諸侯實從之。止云戎車三百兩者。記其實也。蓋八百諸侯雖同伐。而牧野之陣。受約束而戰者。惟西土之人獨當其危耳。

時甲子昧爽。

紂與武王兩軍相向之時也。甲子昧爽。武王之師已先一日而陳。何以知之。後言癸亥陳于商郊。至甲子。紂始率如林之衆與之戰耳。

王朝至于商郊牧野。乃誓。

大抵誓師有誓於軍中者。有誓於軍門之外者。有交刃而誓者。故司馬法曰。三王誓於軍中。欲民先成其慮也。或誓於軍門之外。欲民先意以待事也。或將交刃而誓。致民志也。武王此誓。以交刃而誓也。

王左杖黃鉞。右秉白旄以麾。曰。

所謂黃鉞白旄。左杖右秉。不必深求。舊說。左手杖鉞。示無事於殺。右手秉旄。示有事於教。亦近於過。但

杖鉞秉旄。武王自臨戰陣。與士卒同勞苦。以鉞與旄指揮三軍之耳目耳。逝矣西土之人。

觀此言。至誠惻怛。不敢自安。士卒聞之。其冒矢石之勞。忘霜露之苦。必矣。春秋時。楚莊伐蕭。軍人多寒。王巡撫之。皆如挾纊。楚王豈能養其誠心於未戰之先。一時慰勞。尙如挾纊。況武王至誠惻怛。養之有素。西土之人。其如何哉。

王曰。嗟。我友邦冢君。御事司徒司馬司空。

司徒司馬司空。諸侯三卿也。春秋昭公四年。叔孫穆子賜路。使三官書之。季孫爲司徒。實書名。叔孫爲司馬。與工正書服。孟孫爲司空。以書勳。用見司徒司馬司空爲諸侯之三卿明矣。武王旣受天命。行天罰。而紂尙拱虛位。故不敢行天子之事。止用三卿。聖人於君臣之分。毫釐有所必計。湯用玄牡之意也。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。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。

武王臨陳。誓不止於西土。小大遠近諸國皆誓之也。當時歸武王者八百國。何止言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。此序書之法。舉遠而知近。舉小而知大。舉微而知著也。

稱爾戈。比爾干。立爾矛。予其誓。

言軍威各當稱其物。嚴整精神。以聽予一人之誓命也。

王曰。古人有言曰。牝雞無晨。牝雞之晨。惟家之索。

此天地易位。古今之大變也。天地之中各有定位。君倡而臣和。男外而女內。夫行而婦隨。皆不可易者。牝雞至於司晨。陰陽謬戾。則一家之索可知矣。言天本無心。紂先自易其位。故天從而易之耳。

今商王受。惟婦言是用。昏棄厥肆祀弗答。是不能尊其常尊也。

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。

親有常親。紂昏棄王父母弟。是不能親其常親也。

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。是崇是長。是信是使。是以爲大夫卿士。俾暴虐于百姓。以姦宄于商邑。

皆所謂易位也。乃男內而女外。婦倡而夫隨。小人在位。君子在野也。是以暴虐於百姓。姦宄于商邑。

今予發。惟恭行天之罰。

恭。非拳曲之恭也。聖人之恭。臨事之際。義理密察。法制森嚴。武王之所謂恭行天罰者。軍律之嚴整者是也。

今日之事。不愆于六步七步。乃止齊焉。

六步七步。坐作進退也。四伐五伐。攻刺擊戰也。六步七步。乃止而齊。聖人之師。坐作進退。紀律如此。後

世之師。有追逐夜行三百里者。其紀律安在哉。

夫子勗哉。

勗者勉也。

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，乃止齊焉。

不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，乃止而齊。所謂齊者，非謂刺擊至于四五六七又止而齊也。如此，則動有所礙矣。軍陣之間，形勢高下，敵情艱險，皆不可知。拘於止齊，亦豈聖人之法乎？周禮大司馬五兩卒旅，各有其長，使止齊者，使其步伍之長各自止其止，自齊其齊，故當戰亦井然有序，不失紀律。三軍一人，百將一指，足以見武王之恭行天罰，其不妄侵掠可知矣。

勗哉夫子，尙桓桓如虎，如貔，如熊，如貔。

桓桓者，師直爲壯之意。不直則餒，安能如虎如貔如熊哉？武王無一毫愧心，所謂對越在天也。于商郊，弗迓克奔，以役西土。勗哉夫子，爾所弗勗，其于爾躬有戮。

簞食壺漿以迎王師，來奔於我者，不當殺之，以勞役西土之人，但取彼凶殘而已。勗哉夫子，爾所不勗，其于爾躬有戮者，前篇言誓師繁簡，見風氣之變。此又見武王於風氣變換之餘，能還其厚於已薄也。當舜之時，言罰弗及嗣，啓伐有扈，度德不如於法之外，增一言曰：予則孥戮汝。戮固非盡殺，言累及妻孥耳。至湯伐桀，亦言予則孥戮汝。武王伐紂，泰誓止言不迪有顯戮，此言其于爾躬有戮，忠厚之象，復還於古，見聖人於世變風移，又能厚其已薄於數百年之下也。非湯之德不如武王，武王上承太王王季文王，積累之深，而民心薰蒸之久也。

武王伐殷。往伐歸獸。識其政事。作武成。武成。

觀武成一篇。見武王有取商之規摹。有定商之規摹。以至公大義取之。以明法成理定之。後世之君。亦有乘機會。赴事功。而取天下者。如秦皇。隋文。晉武。得天下未幾。或以奢侈亡。或以叢脞亡。或以委靡亡。取之無其義。而又無以定之也。往伐者。一月戊午。師渡孟津之時。歸獸者。歸馬放牛之時。識其政事者。列爵分土之事也。

惟一月壬辰。旁死魄。

旁死魄。初二日也。明生而魄死。旁。近也。古者以事繫日。此特紀於魄者。古史欲爲萬世之計。日者。在天常著之象。歷久而必差。所以堯典史官以星紀事。歷或有差。日與星無或差之理。此聖賢經遠之慮也。大抵出師必先期。一日整辦事容。初三日將往伐商。則初二日正整軍之日。止書一月壬辰。其下不書事者。見武王素辦。不待臨時。所謂師出而人不知也。

越翼日癸巳。王朝步自周。于征伐商。厥四月哉生明。王來自商。至于豐。乃偃武修文。

翼日。壬辰之次日也。厥四月哉生明。王來自商。至于豐。其四月初三日也。王方自商歸鎬京。見武王數十日之間。留于商邑。整治規摹。撫摩人民。凡周家之政。皆在於此。乃偃武修文者。兵端不起於武王應之而已。所以平定卽偃武也。豈如唐太宗遼東之役哉。